

詩之同行

文 宋子江

本期付梓之際，宏福苑大火突然升起，死傷者眾，城市被迫面對自己的殘缺。消息傳來時，只覺胸口被沉痛堵住。一想起這種無法用抽象語彙稀釋的感覺，心裏便浮現想起令人心口翳悶的現實。在破碎的世界裏，詩究竟能做甚麼？詩無法阻止發生過的火災，也無法替任何人背負悲痛；詩無法解決城市的痼疾，也無法庇護倖存者，更無法令人起死回生。也許沉澱過後，詩仍能抒情吧，使日常被壓抑的震動得到觸碰，使人在脆弱中感受彼此的波瀾，紙上你我相互伴隨。本期以素白的封面表達哀思，悼念火災中的罹難者，致敬失去家園的居民，願逝者得到安息，願生者重新振作，願香港尋回生活的輪廓。

「創作天地」的詩作以各自的方式在頁面上攏聚，從細碎與裂隙處告訴彼此：即使再微小的感情，也有人在詩的另一端與你同在。英文部分“Poetry and Art”讓陪伴以另一種方式延展。詩與藝術在這裏不再分屬不同領域，藝術在詩中重現，詩通過藝術獲得新的意義，像兩條並走的路徑在交會時交換彼此的節奏與形狀。「香港國際詩歌之夜 2025——浮標」特輯中來自世界各地的詩人以不同語言與背景參與其間。浮標之所以是強烈的象徵，不僅僅是因為它能穩住海，還因為它讓迷航的船隻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兩篇評書賞藝的文章亦為本期增添了另一種形式的陪伴。嚴瀚欽以貼身而細密的閱讀姿態追隨王兆基筆下在維港邊擲下語言同時擲出命運的身影。彭依仁在葉英傑的詩與詩之間緩步思考，猶如在枝葉下尋找落英的軌跡，聆聽詩人如何在煉與被煉之間摸索自身的形狀。評論與詩人共處於飄零之中，見證一首首詩如何在抽象世界中淬煉成型，隨而向具象世界伸展。閱讀本身也是一種並肩而行的練習，評論讓作者、讀者與世界形成一段隱隱延續的因緣，讓詩在段段因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黃淑嫻的詩游散記以行走陪伴我們。她在林布蘭廣場的凝望，不只觀看外在風景，還與「尚未消失的過去」同行。她的筆下的記憶擺脫了封存與抹煞，它悄悄地移動、靠近、在轉角悄悄改變形狀的輪廓，散記成為一種廣義的詩。她行走，我們與她並肩；她書寫，我們在餘韻裏審視自己的步伐。城市是一條條與他人交纏的軌跡，城市旅人從未純粹地孤獨前行。

梁子的〈手工人生〉寫到美國詩人克萊倫斯·吳爾叔夫（Clarence Wolfshohl）手作詩集的旅程。勞作中的手勢成為一種讓人靠近彼此的方式。它不解釋，也不強求，只在時間的緩慢推移中，為自己與他人留下一個獨特的節奏。反覆的手工動作與日常互相重疊，每一次握緊、放開、折返、調整，悄悄向他人伸出了陪伴的可能。手工使詩的心情不至於散落無依，而閱讀還會記住手工的溫度。

在混亂之中，詩微弱而堅定：不要獨自承受世界的重量。詩能夠陪伴失語，也能陪伴言說；能陪伴破碎，也能陪伴修補；能陪伴遠行，也能陪伴駐守。這一期的作品聚合於此，無論來自哪一種語言、哪一座城市、哪一段生命，詩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說出同一件事：在愈見破碎的時代，仍有人與你同行，哪怕只是擦身而過的片刻。V